

二三十岁的你，有没有想过 2060 年的自己？

卓彦薇

联合早报，2018 年 1 月 18 日

今年 23 岁的年轻人，到了 2060 年将步入 65 岁，与新加坡人口结构息息相关的税收、养老金和退休年龄，你又了解多少？

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婴儿潮、医疗和教育素质提升连带降低死亡率，造就新加坡在 1960 年至 2000 年的“人口红利”，也就是由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而带来的经济发展。

这股强劲的劳动力为新加坡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，平均每年贡献 2.9 个百分点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劳动队伍老龄化开始抵消这波红利。

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今天（1 月 18 日）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，从 2011 年至 2060 年，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因人口老龄化，每年被拉低 1.5 个百分点。

为了解公众对跨代关系、税收和动用国家储备金等课题的看法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去年 11 月和 12 月，对 2000 名 21 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进行民调。

在陷入绝望前，让我们来看看这项调查结果，了解如何创造“长寿红利”、不同世代如何看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。

职场：年轻人也意识到年龄歧视

很多人一听到“人口老龄化”，首先就会想到不断攀升的医疗支出以及难以负担的养老压力。然而，随着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准的提升，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“长寿红利”。

我国人均寿命在全球名列前茅。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预计到了 2030 年，65 岁和以上的健康国人将近 86 万人，与 2015 年相比将多出 45 万人。

未来这批健康年长者的教育程度相信也更高，可进一步提升生产力。

然而，针对“55 岁和以上的年长员工在找工作时不会面对年龄歧视”，调查发现有 66% 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。55 至 64 岁年龄层更倾向不同意（72%），25 岁至 54 岁的年轻受访者中也有近三分之二不认同。

这个结果显示，年轻人意识到雇佣市场中存在年龄歧视，对年长员工感到同情，料也担心自己年老后会面对同样问题。

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指出，“长寿红利”需要有效的政策和监管机构，充分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社会风气和行为也不可或缺。另一方面，过于依赖个人对人力和经济资本的投资，则将加剧收入和财富差距。

缩短人均寿命和“健康寿命”距离

相较 2005 年和 2015 年数据，本地男性人均寿命从 77.6 岁增至 80.5 岁，女性寿命则从 82.5 岁上升至 85.1 岁。

另外，本地男性的“健康寿命”从 70.6 年增至 72.3 年，女性则从 73.3 年上升至 75 年。“健康寿命”是个人在身体健康情况下生活着的预估年数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我国人均寿命增长幅度超越“健康寿命”的涨幅，显示国人在身体不健康情况下生活着的年数也在增加，主要受慢性疾病如精神疾病、残疾和行动不便所苦。

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建议，当局日后制定医疗政策时，除了关注人均寿命，也应缩短人均寿命和“健康寿命”之间的距离，通过公共卫生介入以及推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达至“长寿红利”。

税收和分担社会风险

增加税收和成立社会风险承担群（social risk pooling）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机制之一。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（CPF Life）和终身健保（MediShield Life）是新加坡通过风险承担群，分担社会风险的两个例子。

调查显示，国人对于“是否愿意支付更高税务，资助在护老领域更高的社会开支”这一课题，存在分歧。

近四成（39.8%）的受访者不同意为此调高税率，但也有 33.7% 表示赞成，其余 26.5% 则持中立态度。

相比其他年龄层，45 岁至 64 岁的中年受访者更倾向于反对调高税率。

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指出，这个年龄层的税务负担最大，也最不确定如何负担退休后的生活开销。